

守店人，攒出精气神

华明玥

一大早，我去驿站拿快递时，见文具店的老板娘正在店门口跳操。她把手机架在自家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背对大街，面向自家店铺的橱窗，在明快的律动音乐中快节奏地跳操。她身穿玫瑰红薄衫和高腰牛仔裤，超过一米七的修长身材在早晨明亮的空气中尽情律动。她太专心了，连我站在她背后好几分钟，也毫无觉察。

这套操，她肯定练习过无数遍，腰胯摆动很娴熟，跨步行走节拍明确，手臂舞动时，指尖也能带出缤纷表情。一曲已了，她关上手机，回过头，终于发现徘徊在店门口的我，她心领神会地微笑：“早啊，是来拿快递的吧！”

我跟着她走入文具店小小的店堂，一直走到货架尽头，那里，硬挤出来的七八个平方，四壁都放满了货架，每个货架上整整齐齐地贴着标签，快递包裹一直垒到房顶。文具店老板娘也兼着驿站的工作，我报出手机上的收件编号，她迅速找出我的快递，放在签收台上扫描，只听“滴”的一声，显示出库完毕。

都是熟人了，见面也会闲聊两句。老板娘的脸上还留着轻快运动带来的红晕，鼻尖上密布细汗，我便问她：“这套健身操练了许久了吧？”

老板娘笑回：“姐，被你一眼看破。自从生了二宝，既要管老二的辅食又要管老大的功课，加上文具店的生意这几年大不如从前，我们又挤出地方来开了驿站，一天忙到黑，都抽不出空去健身房，就想了这么个法子，利用店里没客人的碎片时间，跟着视频练习。后来发现，这办法挺好，经常得空跳一跳，快操跳过有慢舞，心情也好了，气血也活络了，窝在这小店里也不觉得憋屈了。”

安徽老板娘在此地开店已超过十年，刚来时她还是一个新婚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媳妇，想着未来自家的孩子上了小学方便照顾，便在小学学校的斜对门开了这家文具店。然而，随着小学生也用上智能手机，学会网购，她的生意渐渐冷清下来。老板娘也想了很多办法来挽回自己的生意，例如搞会员制，给老客优惠；比如推出“主题月”活动，店里将同一主题的文具集中展示；为各年级的孩子设计文具套装，装在透明拉链袋里，方便那些进了文具店就茫然失措的爸爸购买……

随着房租的上涨，利润也在下降，左邻右舍经常换老板，改换经营品种，关了小超市，原地开起零食量贩店；关了桃酥糕点铺，原址开起汤包店；关了烩面店，开起独立咖啡店；关了烤鸭店，开起了婚纱摄影工作室，只有老板娘的文具店，十多年如一日地开了下来。

坚持下去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



戏水 汤青 摄

中，与自己的小学生涯有着紧密联系的，除了老师，就是这家文具店了吧。

三年前，老板娘终于下决心改造了店铺。夫妻俩紧凑安排了前面的货架，减少了文具的进货，腾出店铺深处的一小块地方，开了一间快递驿站。驿站的收入，如一泓无声涌出的清泉，扑灭了文具店利润下降带来的焦灼感。老板夫妻两个就更忙了，加上大儿子上了小学，要监督功课；小儿子呱呱坠地，又要教说话、教走路，老板娘形容说：“我跟我老公啊，就像电视里的双人沙滩排球运动员，只有我们俩，天天救球、拦网，就没个歇的时候。”她是个爽朗人，一边说，一边笑着总结道：“不过这样也好，夫妻两个就是战友，秤离不了砣，公离不了婆，当真齐心协力。两个孩子，一家二合一的小店，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。我们的感情倒比年轻时更好了。”

我赞她不容易，文能辅导英语，教孩子手工，武能扛货上架，驮着十箱八箱矿泉水在电动车上驰骋，她笑道：守店人总要找一点精神寄托，这小店才能守得下来啊。你去看看我们这条街上，零食量贩店的老板侍弄盆景，一开门，就把他的十几盆老桩杜鹃搬出来，在门口打造漂亮的小景致。独立咖啡店的老板每天早上开门前玩一个半小时的摄影，摄影工作室的主理人每天晨跑十公里，经常打卡不一样的慢跑绿道和公园，发在朋友圈里。守店人，一天守上十小时以上，稍微不注意，就会积攒暮气，要想抖落身上的刻板气，让脑子活络起来，让气血流动起来，就得在每天早晨都提醒自己——新的一天，要拿出十二万分的精气神来过。

快递小哥在文具店门口，又卸下了一车货。老板娘赶紧蹲着收件去了，她说了她未来的梦想：“等两个娃上中学了，不用像现在这样事无巨细都要照顾了，我还想教人跳健身操，到时候，不管是去健身房兼职，还是当一个健身操网红，总要想跳得不带喘才行，这一面流汗、一面不慌不忙交代要点功夫，现在就要练起来呢……”

茶馆说书人

东河苇

小时候，老家附近有一条大河，是当地南来北往、东西连接的重要水路枢纽，一些笨重的诸如砖木、煤炭、砂石等生活用品水运而至，河岸埠头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品集散地。水里来陆路去的人们在此补充物资、上下货品，三教九流、渔樵商农们在码头边的茶馆里请茶聊天，获取信息，了解行情。

镇上的茶馆是方圆几十里内最热闹的场所，经常有一拨一拨说书的艺人来，特别是到了农闲，有的说书艺人会自带铺盖，在茶馆一住几日说长书。

过去，说书是乡村百姓娱乐的重头戏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大清早就上茶馆吃茶，茶馆内有各色点心，类似现在的吃早茶，老叟们一边吃茶一边听说书，还要评论一番，大有指点江山的味道。

每当茶馆来了说书人，大门前就会用红纸写着消息，大抵是说书人的名讳、说书的内容之类，来往的人看到便会互通消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待到开演，茶馆里人就满满当当了。

来茶馆说书的，一般都以说评书为主。有的说书人心眼儿多，还兼卖“狗皮膏药”，常常会自己敲着小铜锣，扛着一个布幌子，沿街游走，夸张地放开嗓子唱几句与膏药神奇效用相关的段子，依稀记得有“这个膏药真灵光，人参黄芪当中放”这样的唱词。路人要是问哪儿有得卖，游街的说书人就顺势说茶馆书场敬候光临，凡来捧场的，赠送膏药一副，算给自己打广告了。

日头西沉，茶馆里头掌灯了，人影幢幢，时不时还有擦皮鞋的、卖小吃的游走其间，小孩子们跑进跑出凑热闹。说书先生正式开说前，会四方作揖，说一些初到贵宝地，诸位都是我的衣食父母之类的谦辞，然后惊堂木一拍，四下嘈杂的茶馆顿时安静下来，说书人拖着或悲或喜的腔调，徐徐开始表演。

说书内容一般取自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，说书先生一般都擅长各种口技，可以一人多角，手、眼、身、步、神与口技紧密配合，使听众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如入其境。说书故事却不是照搬古文，而是有一些说书人的艺术加工在里面，蔓延说表，又能回到故事本身，形成闭环，有的听众了然小说主线，专拣旁逸斜出的“闲白儿”咂摸。

说书人说到一段的高潮处，就留下“驳口”。驳口的功能类似章回小说的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底下的听众听得正入神，这个时候心像被猫抓一样，催促先生赶紧往下说，说书人就云山雾罩，故弄玄虚。

说书人打着哈哈，喝两口茶水，茶馆里头的堂倌儿就适时而出，托着盘子穿梭在人群中收钱，那个时候都是花花绿绿的票子，一圈转下来，说书先生便会拿自己的经历抖包袱，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，缓解要钱时的尴尬。有的说书先生路子野，会讲一些自己云游时的艳遇，茶馆里头的老少爷们儿就爱听这个，可比说书带劲儿多啦！其实，这种利用语言或情节制造的“艳遇”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说书？

曲终人散，各自归去，回家路上，乡邻们打着手电，一边评论说书的内容，抱怨自己鬼迷心窍掏了多少钱，回去怕婆娘怪罪；一边又议论田里的农活，谁家的庄稼长得好。手电的光柱划破夜空，村庄里的狗叫此起彼伏，各人在村头高声道别，回家洗脚睡觉咯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说书娱乐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，但那种儿时的亲切感和岁月沧桑，早已印在心间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
